

# 越南新志怪

朱琺十分重视文体先行。这也就是说，比起内容和故事的选择，语言和叙述方式的选择才是关键所在。

□ 撰稿 | 子 七

《安南怪谭》可能更适合非志怪文化爱好者阅读。但这并不表示，志怪文化爱好者会对它失望。如果说，创作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魔法，那我只是想再次强调，志怪，仅仅是写作者朱琺所掌握的众多把戏之一。九篇流传于安南地区但怪处不一的故事，搭配九篇同样怪里怪气却兼具一定功能性的按语，正如封底推荐语所提示的，这本书很好地体现了一名繁复主义爱好者的勃勃野心，即超越单纯的讲述，通过“转译、改写、重构”，使得“那些在口头上与故纸间传存的”荒诞与怪异再度复活。

朱琺十分重视文体先行。这也就是说，比起内容和故事的选择，语言和叙述方式的选择才是关键所在。本书开篇的代自序就很能说明问题：“我”假借一个偶遇理想读者的白日梦，成功将“怪”字捧上C位，而整本书也正好假借这个异体的“怪”字，演绎出了讲述民间故事的“梦幻曲线”——“我”偏立于编纂而非撰写的位置，在一种本该以妖怪为核心的写作中，故意削弱指向情节与事件的怪，而专心制造另一种指向文学性的怪，以至于读完这些发生在安南地界的奇人奇事，也不能清楚获悉有关这片土地的基本价值信息：安南在哪儿？安南为什么多怪事？安南的怪事与我何干？

“越南在上古称为交趾，唐代起又称安南，今名‘越南’是清代时候的事情”。这句点题一般的交代，读者起码得耐着性子读到第五个故事的“琺案”才能看到。除了爬梳资料，那个作为编者的“我”并不主要承担解释、说明和补充的功能，这意味着“琺案”并不是故事的辅助，而毋宁说是故事的镜像，一方面它几乎与故事体量相当，另一方面“琺案”中的“我”不但擅长文体间性分析，而且热衷于在平行研



《安南怪谭》

朱琺著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0年5月

## 书讯

### 《skmt: 坂本龙一是谁》

此书集合了音乐艺术家坂本龙一和天才编辑后藤繁雄从1996年到2006年10年间不间断的采访、对话，让读者全程目击坂本龙一的内心变化起伏。

话题内容涉从童年时代的音乐启蒙、成名的创作、海湾战争与“911”、世纪末、疾病、不断探索音乐类型的边界、诗歌与文学、人类与自然……

这是一本满载着新世纪底层的流动、预兆和预感的书。

究中由此及彼、由浅入深。这样的例证比比皆是，并且几乎无一例外地，“我”会首先戳穿故事移花接木的伎俩，将叙述者夹带的私货挑出来。

事实上，这种“我”与“我”之间的抗辩，很容易让人“出戏”。写作者好像非要露出一二马脚，将虚构凿出一个洞。但洞的那头是什么？恐怕也不都是真实。那么，既然未必都是真实，又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地虚实相生呢？在接受《生活》杂志采访时，朱琺曾分享过一个有趣的观点：“因为‘真实’等于‘真实’，而唯有虚构，先自外于真实，才能有其他的可能性：也许更真实，也许不够真实。”

而假如在《你们说，我就把脑袋抱在手里好不好》一篇中，“琺案”是“我”为“无头骑士”所建立的私人文件夹；那么到了《安南阿Q做皇帝，还有史前飞行器》一篇中，“我”显然已经对这个文件夹做了扩建，将其打造成一个主题展示柜，用以陈列文本与绘画里的“大象”；顺着这样的思路，或许对“我”而言，最终这部由故事与【琺案】拼合而成的书，从来都不会局限在二百来页的纸张厚度内，它可以是一间屋子，一座移动的博物馆，甚至是任意一个被施了伸缩咒的口袋空间。

从这个意义上，《安南怪谭》的重中之重除了在于“怪”，理所应当还应该在于“谭”。这个字通“谈”，从言覃声，其中“覃”的本义是塞盖的酿酒坛，“谭”因此也有宏大、广大、绵延相及的意思。可见，朱琺早就在书名上明明白白告诉我们了：喏，这里装的多是阐释，是风马牛不相及之物，是想象而非幻想，因为幻想一旦脱离了头脑就不再改变，但想象是轻盈的，所以“我”不得不想象一种想象来将其结构，将其牢牢捉住。■